

大學衍義

卷一
至
卷十二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

周勃

灌將軍

嬰

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懸此兩人

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皆被害

兩人所出微不

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

放與倣同

於是乃選

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

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无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

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
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
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
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惟好音樂或置鼙殿
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
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
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陳惠李微當時知音者匡衡元帝相也

於是上

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

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誚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

景帝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立膠東王爲太子丹

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

首伏青蒲上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

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

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丹爲人足知音愷悌愛人

貌若儻蕩不備

儻蕩謂疏放也

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尙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

忌折衝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爲大司馬封

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

尊號

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爲成帝後而傅太后者定陶王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

后今傅太后欲稱之非禮也

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

議

言不當稱帝太后也

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

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

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卽位王莽用事免

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

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

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傳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

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
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罹患
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

世祖光武也

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
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
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
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
敕驃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

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
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
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
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
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
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
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建武中禁

網尚闊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
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
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
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
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
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
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
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

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
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
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
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
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音決望誠爲盈溢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

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
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宮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
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
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
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
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
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頓
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
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卽
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
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
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
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強隱
侯博弟員丹竝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
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

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三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澈章敬皇后弟也

章敬肅宗后

德宗時爲金吾大將

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澈獨請行上悅澈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澈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澈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澈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